

川
德
振
翠

說部叢書第四集

第五十編



商務印
書館發行

共學社文學叢書

海上夫人

商務印書館發行
楊熙初譯 一冊五角

本書爲大文豪易卜生君所
著名劇述一女子嫁一老醫
生之事以指示婚姻之意味
及其幸福之由來凡婚姻是
何種生活結婚須憑何種意
志由何人擔負責任皆於各
幕中暗示其正當之見解凡
新舊式結婚之流弊讀此可
悟補救之法

中華民國十一年一月初版

(以德報怨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美國沙司衛甫夫人

譯述者 閩縣林文鍾

發行者 吳縣毛文鍾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長沙 常德 衡州 郴州 梧州 雲南
福州 廈門 潮州 香港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元(585)

如是可勿下樓肆其陰毒之計。芝楠曰：汝必有一日悔其侮我女。乾笑鄙之，不言。已而愛尼司歸曰：司達格已待於樓下。芝楠遂起。愛尼司出酒瓶及蠟數枚曰：此酒是吾出意購之，且瓶塞未開，或不見疑。女既飲少酒，卽曰：愛尼司，汝之仁恕得未曾有。我必有以酬汝。愛尼司曰：此胡言。勞唯勿告主婦可也。時筐中尙有餅乾，出而奉女。且戒少食，以飢罷。四日多食，傷胃。女如言，食已而睡。愛尼司藏酒及餘餅於密處。女盛飢，得食而睡，且甘。

第十七章

女不飲毒藥後，頗清醒解事。日望拍威司之來，乃不見。芝楠引此石工面證，卽呼愛尼司曰：前此所見之石工，卽爲吾夫，決不名爲比勒。芝楠將取以見我。胡久不來，且汝亦曾見其人乎？愛尼司曰：

以德報怨

美國沙司衛甫夫人原著

閩縣林紓同譯

吳縣毛文鍾

第一章

路衛林少將者。生於美國斐金尼亞省。家雄於貲。聲聞極美。居夏屋中。先疇無數。均耕以黑奴。路衛林在美國戰史中。綽有大名。晚年娶舊時之相愛。一中年婦人。屏居斐金尼亞山中之凱得。生一女。名格來的。美冠一時。女有小友。曰拍威司。其父戰死。託孤於路衛林者。路衛林尙義而久要。其視拍威司。猶之己子。令其愛女。以兄事之。拍威司年十四。少將送之安納波利海軍學校中肄業。一年中歸省二次。一爲夏中。一爲耶穌誕日。其初拍威司每歸如省。

其二親。既而情竇漸開。乃顧戀格來的而至。且格來的芳齡垂屆。不期與拍威司亦漸漸有情。女年十五。拍威司年十八。已畢業。派充納伯川戰艦學習。遊歷外洋。可三年始歸。拍威司歸而別女。不期愛情無心流露。二人舉動大類羅密區。周立葉也。徑入書室告少將曰。吾心甚愛格來的。少將曰。吾舉家皆愛不唯汝也。拍威司曰。格來的亦愛我。故必奉白。少將曰。此吾意也。兄弟之愛。家庭恆事。何必告我。拍威司曰。非也。吾二人直夫婦之愛耳。少將笑曰。妄哉。童子何復言此。汝且去放風箏弄鈴角可也。拍威司曰。吾年十九。爲美國海軍中之將弁。何復言童少將曰。十九歲但得中尉而已。吾位少將。至年五十始解。豔情汝胡急急爲也。拍威司變色曰。吾果有希冀者。願待後來。遲亦無忤。此時但得父執一言爲斷。少

將曰。此何能許。拍威司曰。必有所以不能之故。少將曰。等級不平。拍威司曰。吾年差耶門伐遜耶。學業不及耶。少將曰。汝二人性質略同。不云不平。其不平者。格來的有數百萬之家資。汝則一錢不名。不平者在此。拍威司曰。然此非吾過。先人貧也。反而言之。吾果有錢。而老人家貧。吾則萬萬不以盈絀互較。而褻此良緣。少將曰。吾爲若父之友。其視汝猶子。此言出之。唐突吾。不願聞。吾意以弱女爲汝之妹。不以壻鄉處汝。拍威司無言。出而就女。女心允而往。求其母。謂拍威司將永舍我而去。果拍威司一行。吾心必碎。以愛之至。則不能無戀別之心。語已。淚泚。夫人曰。吾試與若翁商之。若父近情。不能峻絕。如是。語後。女往面拍威司。夫人亦面少將曰。格來的之心。已屬拍威司。拍威司果怏怏無聊。而吾女將抑抑成。

病少將初尙力辯。旣乃允之。是夕婚定。惟三年遊歷以後。歸卽成婚。當久居。凱得不得他徙。以離二老。此時拍威司大喜過望。昂然首塗。女初不適。旣思身屬拍威司。則亦爽遂。無復憂懣。方拍威司行後。夫人漸慊慊以死。家事蕩然。無人檢攝。正於此時。少將有弟。婦名曰芝桷。突至。爲少將統其家政。芝桷夫人凡再嫁。第一次嫁夫生子名司達格。年可十四。夫人挈至少將之家。芝桷者年四十。外貌莊肅而美。而心如蛇蝎也。初至時。少將甚以爲能。卽格來的亦依之。如母格來的者純厚之性。以爲母死得叔母而事猶之母也。未及數月而芝桷尤得少將之歡。託以家事。此時少將老病亦日就癯憊。且不起矣。芝桷內事病人外禮醫士。且顧復格來的恩同。母女衆皆賢之。方少將初病尙能起行。院中久之寒深。乃墜戶。

自臥。在數年前。曾作遺囑。悉產歸其夫人。迨夫人先逝。遂易其前囑。其第二稿。則盡數歸之格來的。格來的。未成人。則芝桷夫人代之料理。逾二日。少將卒。牧師來懺亡者罪過。而芝桷與牧師語絮絮不絕。女但悲泣無言。數日後下窆。喪儀至盛。拍威司於殯之第二日。律師開讀遺囑。衆環聽後。弔客盡歸。

第二章

芝桷初受家政。仍僞爲慈愛之狀。用以得女歡心。至近拍威司垂歸之前。一年女心以爲夫壻遄歸。則此身得所託命矣。然尙未以定婚事告芝桷。料芝桷亦必解已事。顧久盼拍威司。乃無音耗。一日爲蕭晨。芝桷夫人與女同坐治針黹。女曰。叔母。吾乃大怪。久久胡以不得拍威司來書。芝桷曰。吾初不謂奇。此亦理所必至。女曰。

太平洋去此遠。來書固遲遲。然計程納百川之艦必至。且三年期滿。胡以戰艦未歸。此又何理。芝桷曰。聞艦已到埠。女曰。然。叔母胡再不言。且以何時至也。芝桷曰。報中未言。吾預度其如是。女呼曰。然則拍威司必至今日。或在道中。芝桷曰。拍威司或不來。此試思三年之久。事體得毋中變。汝亡父之意。本不欲以汝字彼。女曰。其初固爾。後此經母一言。亦無乖忤之意。芝桷曰。吾深信若父不悅爾二人之有此約。女曰。吾已言矣。吾父固重家業。已則從吾之意。議久定矣。芝桷曰。吾兒汝父死時。以秘事告我。其最快快者。則汝與拍威司定婚一節。用爲遺憾。女曰。萬一吾父果有此言。直是亂命。然病中語。我初不及此。芝桷曰。爾父未死之前。曾有二書授我。一則予汝。一則予爾。情人此二書中。予汝者必俟成人之時。其予

拍威司者已託海軍部轉致吾思拍威司已得此書所以不至女
曰吾思拍威司決來一歸卽行成禮芝桷曰此書固禁止拍威司
勿來女曰萬無此書有亦必僞芝桷曰汝不信吾當授以若父之
書俾汝觀之或無他說女曰吾甚欲叔母趣授吾書芝桷曰吾有
授書之權而不必身與其事想書去拍威司決不復來矣我見爾
望彼人甚切固不能不授此書芝桷遂取書與之言曰汝當辨若
翁之筆迹書曰吾親愛之女觀之此書爲我臨終之言想爾啓讀
吾手已冷如冰雪矣吾此書卽同墳中作語汝當敬識吾言汝與
拍威司定婚吾心至以爲不可思欲以爾別嫁一人願爾斷絕拍
威司之關係嫁汝叔母前夫之子司達格願上帝佑爾一生且保
佑之券定爾之從違吾言讀後芝桷曰格來的汝意云何女大駭

曰。吾幾發狂病。想吾父決無此言。因把書而暈。芝櫛進之以酒。女微醒。曰。吾欲歸吾寢。細觀此書之誠僞。遂悵然把書而行。心奇其事。不食不寢。明日起用晨餐。人已憔悴不堪矣。芝櫛於席間不言。是事。午後。芝櫛以書予其前子司達格。司達格讀書於斐金尼亞大學。女此時心緒鬱軫。遂閒行於院中。行時見門外塵土飛揚。有匹馬到門。馬上少年則拍威司也。拍威司未出門以前頗清癯。歸來乃健碩。成一壯士。二人互抱爲禮。拍威司曰。汝何爲消瘦至是。得毋病耶。女曰。非病也。愁也。六月之久。何以不得一書。拍威司曰。吾每月必有二書。計今可十二函矣。女曰。不得書已半年矣。拍威司曰。是中必有藏匿。吾書者。女曰。孰爲之者。拍威司曰。行須痛罰其人。然汝何自苦如是。女曰。吾之瘦損不關無書。正以得書爲憂。

吾昨從芝榭叔母手中得絕異之函。拍威司曰：芝榭何人？女曰：爲吾家之天使。拍威司曰：與爾何親？女曰：吾父族間之孀婦，以分言則叔母也。雖非近支，然待吾甚善。自吾母逝時，吾父未嘗往迎，彼爲不速之客，爲佐家政。及吾父死後，尙依吾家。以生。拍威司曰：芝榭夫人決爲貞孀，其子亦決無遺產。女曰：然。拍威司曰：彼意欲以彼子壻汝耶？女曰：汝勿妄言。司達格有腦病，長日不能出話，卽言亦顛倒。無次。拍威司曰：彼固病人，而其母則嗜巨產，不可不備。女曰：芝榭夫人斷不至是。拍威司曰：爾之叔母寓書與我，則直言未嘗稍諱。女曰：汝謂吾叔母有詐乎？拍威司曰：然。吾決不信。少將臨終，有此書。女曰：此言近確，然不敢質言爲叔母之僞造。拍威司曰：汝意不遵率此書矣。女曰：吾殊不敢從，必得確證方能如命。拍威

司曰。吾決此書爲僞。果得實者。必痛懲其人。格來的。汝且以父書示我。女曰。且進吾屋。同面叔母。然後再讀此書。拍威司如言同入。

第三章

有侍者曰。拉美阿者。見拍威司歸。卽奔出迎迓。拍威司曰。拉美阿。汝近狀何似。侍者曰。吾家事顛倒。無次。吾甚盼。郎君之歸。旣與吾家女。公子成禮。亦可。司。吾家之大政。拍威司曰。汝言甚祥。拉美阿遂引入客廳。言曰。能否達之。芝楠夫人。拍威司曰。勿遽相驚。且行吾事。格來的。謂侍者曰。趣以酒及糲糲來。顧拍威司曰。想汝必欲觀舊時之精室。拍威司曰。小故耳。吾尙有欲言之要。着女謂拉美阿曰。然則取酒糲可也。二人同坐。拍威司索書。女出而示之。旣讀卽納之衣囊。又以已所得之書。其言與此書略同。書曰。吾親愛之。

拍威司聽之。吾作書在彌留中。想爾得書時。吾尸腐矣。今請爾恪遵吾意。汝當知汝與吾女之成婚。非吾之意。吾意則甚望吾女之有幸福。吾數年中。甚欲以女嫁司達格。願以家務。倥偬未能分神。及此。今吾且死。以命令告爾。曰。願爾勿思吾女。卽以吾女付與其父所屬望之人。當知上帝之佑汝。罰汝悉決於吾言之從違。女讀後言曰。此決非吾父之言。且吾父篤信宗教之人。豈有作咀人之語。正欲還書於拍威司。又復取回。言曰。吾當細辨簽字之筆迹。拍威司曰。汝能別其眞實。耶。女曰。似覺有異。簽名字似手顫。且近描畫。非振筆直書。拍威司曰。手顫安知非垂危無力而作。女曰。手果顫也。胡以書中行。所無事。獨於簽名時。費此實力。且每筆必描。如作圖畫何也。拍威司以鏡照之。復取女書互較。後言曰。兩字簽名。

皆似描畫。不出自然。此言確也。且每字似先劃以鉛筆。然後加墨。汝以顯微鏡觀之。精神自見。女曰。然。拍威司曰。爾翁平日簽書。似均藏芝榘夫人處。故觀之醇熟。敢作如是偽書。女曰。何據而言。拍威司曰。此書非芝榘夫人所贗。孰能知爾。與我有宿盟者。女曰。決非叔母所爲。其人忠誠。吾父常以爲天使降臨。吾家者安能爲此喪心之事。拍威司曰。汝不讀聖經乎。經言。天下魔鬼外狀。咸能飾爲天仙女。曰。此言決不能信。拍威司曰。吾亦不願表明此事。然此書實關係爾一生之苦樂。吾萬萬不能無言。女掩面而哭。拍威司曰。此書蓄害人之謀。二一則欺我一則並欺。旁觀之耳目細觀書中言。不言定婚之有無。但言不宜嫁我。且加以信誓。然則老人爲此書時。自食其言矣。其所以不敘定婚之約者。則約不能破。彼事

亦安能有濟。故書言但述懊悔之言不敢公言。毀約此足知其無
膽。顧計毒而隙留此亦彼疎漏不能自彌之病。女曰書固賈也。然
吾叔母決不敢爲律載行僞書者。決下獄。二人方爭辯間。芝桷已
以素服下樓。言曰。拍威司先生不虞遽至此間。格來的汝退。吾將
與此少年作密談。女匆匆出。拍威司曰。夫人無一言不可令吾已
定婚之妻聞之何必遣卻其人。芝桷曰。果格來的知尊其長上者。
禮在必退。女曰。拍威司可聽吾行。拍威司曰。汝果據信義者。吾不
聽。汝行卽顧芝桷曰。夫人可責我挽留聘妻之過。然夫人此來殆
爲貽書之故。何妨。公言之。芝桷曰。然惟此事吾女已聞。動必愁煩。
故促其去。拍威司曰。果欲免吾聘妻之愁煩。吾心甚感。今請格來
的自決。女曰。想叔母亦必不忍趣我立出此門。拍威司曰。夫人可